

直隸澧州志林卷二十三

湖南直隸澧州借補知州同知府事



藝文志

文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唐 柳宗元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朝寵先中丞遵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邛以不勝任嚼匈奴而子單侯于鉞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藝文志

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捍蜀道勅寇晝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亂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亂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羸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蒙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讐於文其往也獨故凡

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
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
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爲貺則
拱璧大鼎烏可以言乎

荆南荒政序

明 王在晉

萬歷丙午仲夏商羊爲虐靈雨連旬時余以公役駐西
陵秭歸間雨泫泫下如翻瓢暴雷震撼出谷風雨佐之
峽江水勢洶湧轟烈灘聲入枕夜不成寢亟馳檄嚴飭
下流衛捍堤城亾何江水忽殺余頓足知江干必無完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二 藝文志

堰矣事竣旋署石首徐令匍匐往見泗涕交頤而江公
安華澧州監利飛牘鱗集以賑溺救饑告者相踵也問
之郡邑帑藏之虛若掃已楚故無終歲之計以征播匱
而陵工又割郡邑之儲糶卒有緩急亾以應當事者第
仰屋竊嘆予是以蠲公需減供應括鏹金四百餘鏹漢食
貨志萬室之邑藏鏹千萬註錢謂之鏹以索貫錢謂之
鏹或云此當作鏹按世多以鏹爲錠觀此文後叙千金
鏹數則每鏹爲一金時錢一貫無值一金者當仍原稿作鏹發安華公石易米穀屬

令長扶橈援溺民而饋糜之又披發州縣積谷各千百
分貸而安華穀盡則以郡穀千百往救焉時兩臺俱未

受事手握守巡防三符矯命而行勿恤也而直指史公
且入疆檄余往會城供試事從澧之東郭泛舸直達會
城澧東故大陸也陸以行舟視長江洞庭爲更險篙師
輒受阨于林叢間林無巢城無堞一葦飄颻貿貿焉何
之凡農圃塲圃盡爲馮夷所侵占而茅茨土壘且化而
爲鼃鼃之窟矣溺民操舫扶木攀望呼號或猱援林菁
或蟻渡草沮被髮而浮于波濤之莽次艸荒政十五款
佈聞當道當道報可而全楚復荒直指已先時赴闕矣
改所遣征之議猶須會勘勘則濡滯移時荒例不過六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三

藝文志

月而秋日且中分期迫矣緩之無裨予乃就棘闈中與
藩長楊公會稿直指已星昧趣之嗣是而鄖臺黃公撫
臺易公以次請而幸有折漕寬租之詔楚之民其有孑
遺也當道猶再植乎災民寢痼令醫調劑療疾多得拯
水退之後戒各屬寬刑省訟追呼不及閭閻敲撲不煩
隸卒與時休息令民爲于茅索絢之計逋逃者乃不忌
其廬墓鄉井顧河伯甫平而旱魃又加之厲矣牛種旣
虛蕪菜悉稿圻土四闢藜羹粒食之不供而延領以望
賑恤之恩人而濟之則難江公石監各潰堤數百丈而

華容七十二垸皆潰力之不贍則尤難堤民所恃爲城郭也城以禦賊堤以禦水而荆南澤國其畏水也甚於寇堤政之繫于民誠重之矣江公猶能出其力以自完而計石首監利堤工之費各三千金有奇撥粟括金以全郡濟二邑而猶然有經費不支之歎若安華則有束首待斃而已楚之匱甲縣宇而岳之貧又甲三楚計無如何直指過容城而餒夫遮道枳穀不能行也相向蒿目爲萬不獲已之策議割郡租千金號集饑民一以興工一以掇饑而大中丞亦慨然賜俞更多發五百金以

助賑安華之民喜而巴陵之民悲蓋巴之民溺稍減於安華而巴陵亦吾民也安忍坐視而不爲之所哉於中割二百五十鎰并倉穀千石賑巴民而安華七百五十鎰又發平江穀千石濟之安鄉六百鎰發澧穀八百濟之由是而岳之民如涸鮒之沾沾斗水矣荆岳之邑不濱于水則介于山水憂潦而山憂曠是歲潦與曠兼有之故荆岳無全民而守土之臣日夕所經營者皆開庾發廩之事修堤築堰之文刑書吏牘遊行遇之皆其餘也劈畫堤務條議詳晰告誥諄篤揮毫欲禿匝歲之間

集其所爲救荒藁纍纍成帙矣說者曰是當削牘付之
殺青而余自揣蹇劣名譴治行無狀盛爲民憂以是災
木屐乃滋甚夫寧藏之篋供蠹魚之一飽吾家縹囊中
所載述者以誌兩中丞及直指使者藩臬諸公之德意
云爾若余未敢囂囂然竊之以市私若微生高之所謂
直也

送饒刺史考績序

曾可前

昔漢宣帝綜覈名實錯用法理其時潁川渤海顧用寬
大今察其所爲敦本節畜興教禮義意若緩收文吏之

直隸潁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五 藝文志

效而不盡張其銳一時引繩披根若廣漢章競以嚴威
聲稱蔚起然不能深中帝心而其所爲尊寵乃在二君
子是時天將軍驃騎數出擊胡海內疲師旅繡斧四出
計以安靜無苛則無如潁川渤海矣澧故楚上游往西
圍告警蒿目軍輿問左右日賦金錢給幕府所遣翹關
飛輓之卒長吏披霜露岌岌罷於奔命楚物力詘於他
方澧其甚已饒公下車齋宿矢心今其績具在有不惟
佐百姓是以而爭爲赫赫者乎郡故多訟非能囂也徒
以褊心盛氣殆不可磯公垂衣而治揀不獲已者聽之

無右辟而左衷無辟以衷終而衷以辟終無辟閭左而衷其右無辟閭右而衷其左期會必慎急足不及亭赫蹠不及市郡詭境外而彌腴枵中已甚司會之給歲費無竒羨公悉去其贏入不當出甚者利祿不及舍贖刑不及庭旅幣入磨之不及門郤鼎入知無所用之不及境郡東連巨浸西亘洞蠻青幘白茅交關沈命公詰治必窮其藪然毋得株連囚故作奸無以發奸故以吾赤子歲乙巳旱丙午水公悉發常平執糶糜而徇黃蘆白蒿饑而不害土工輦輓飾羔鴈則屬以鄉三物重經術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六

藝文志

而程督之徐不甘疾不苦乃今與計偕者視近歲爲多于是三載政成奏績矣鼓琴者張急調悲張緩音癉然緩與急不可廢也在所用之夫循良卓異皆世所譽才諤者也而用之不時均不足以致治今天下卽務寬和而秋荼密網時時有之文吏務深詆操下如束濕薪大抵然矣公出名儒重閱清華公輔斯俟之直軻車澧上耳藉令內不勝躡等外不勝近名鷹擊毛鷲治行卒辨矣要以救火揚沸于今日之澧無異適燕而南轅公不爲治行之難易獨計所以宜澧聽政則清節儉正直則

備欽恤五刑則無害撫字則勞師師則止始至境內杲
杲如賓初日旣則熙熙如登春臺久則陶陶如飲醇嘏
嘏如赤子之戀慈母向令地接五鳳間不有潁川渤海
內地之元氣且培於數京兆之手澧之倚公類是級且
上冢宰致成太上嘉乃丕績璽書旦夕下錫爵有加焉
令甲具在無論有如一曰循漢事問何以治天門令彫
弊不害清時尊寵當無敢望公公自是隆隆起矣

飛漱山房文集序

戴君恩

胡叔會性淡遠無所紛華故獨嗜古癖竒不厭所居萬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七

藝文志

山回合水層層周以織乍而入輒東西異宛然避秦人
處叔會一室呀嗟千秋獨賞卽一二文友經年所欲一
接其看字不得况於瑣瑣輩辛酉冬予奉使諭蜀道出
里從所知稍稍讀所著藝飄飄有遊天地間意以語所
知胡叔會定不作第二人明年叔會成進士果出豫章
李太史所薦第一癸亥夏予歸自蜀叔會訪我掌園示
我以所集飛漱山房全稿縱讀之至莫可名狀大約性
地空靈天機清妙語超繫表意在筆先使人玩焉若踞
松梧臨絕壑聽驚瀑哀溜又若從七十二家封禪雲亭

望見滄海中有無明滅蜃市樓臺烟霞萬狀倏然起仙
靈霞外想也因嘆舉業一道近之以發舒性靈遠之以
摩寫聖諦非靜專極不能以至無攝諸所有非脫卸盡
不能以諸所有反於至無當叔會索居一室時也山光
潭影鳥語花開獨往獨來自怡自澄靜專極矣一切世
間名利舊緣見聞陋習尚何纖微脫卸不盡是故能赤
洒白淨舉吾性一段活活潑潑之趣傾囊倒廩了無滯
礙而數千年以來聖賢之微言與旨孤姿絕狀宛轉關
生若犁而蹶起於吾前而親與之俯仰上下也此豈齷
齪從紙上作生活者哉有馬素存者譚說史記其言曰
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卓奇偉可驚可愕
使人喜使人悲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然後可以
知此文蓋予遊飛漱山房而冷然有會於叔會之文也
叔會之以標其集也善自道也

劉他山文稿序

嚴首昇

自昔詞賦一道六朝三唐皆盛而古今文人特重言西
京者爲夫天子好文諸所爲詞人皆受知人主誠盛事
也以予觀相如子淵等輩咸藉左右致聲聞以動天子

亦無大異若乃羣然隊伍之中一見遽賞除授異數則
惟菑川廣川爲不偶此誠天子神聖哲能官人所致乎
抑亦士子精神所蓄積於平昔者有以自致也庚辰聖
主親策士名對平臺擢二十六人劉君他山以第三符
詔金馬門辛巳夏予過澧水與他山抵掌談天下事哀然
草土之中言笑無擇而精神滿腹莫測涯涘予嘗有言
晉重耳越勾踐區區侯封耳而艱難遲久以有成事然
後知聖人至是邦必聞其政次或立談取人卿相其中
要皆有大過人者存天下事不皆偶然也今見他山益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九

藝文志

微不謬此豈猶夫人世之窮年帖括磨揣富貴以爲能
事者哉而雲間諸子且爲粹其制舉藝若干首以問序
於予今天下無一人不重他山者爲其受知天子則重
也他山之受知在廷對數語於其平日制藝無與而雲
間諸子之重他山乃在制藝於其受知廷對無與君子
於此知他山精神之無方焉知雲間諸子不同衆人之
爲見焉菑川勿論已史傳廣川天人三策必求其平昔
蓄積所在以爲是魯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者其精且
勤如此今雲間諸子所欲公諸天下者皆他山精且勤

之物哉

澧州志序

清 朱士華

余昔舞勺時卽隨先祖大夫暨家大人宦轍通邑大都
眺覽山川風物未嘗不博求古蹟而訪其軼事憑弔高
軌已復企慕三楚雄風原南土各區洵洋洋大國也哉
其間勝蹟英賢文章節義輝煌史冊彪炳琳瑯者指不
勝屈不意客冬得奉

簡命來守茲土而輅車所歷訊諸故老又知蘭水尤爲
三楚要地昔宋玉振藻夫離騷車武蜚聲於螢案文正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十 藝文志

垂溪東之蹟羣玉賦水竹之篇目頌心儀幾恨生不同
時之盛今日者長鯨探首短狐革面幅員熬極悉歸版
圖稽古延衰未有若斯之濶也莫非王土寧無紀載况值
上命纂修之時乎澧志一書信不可緩爰得名儒龔子
孝廉彭子裒集舊軼歷採新書叅互考訂校輯成編余
閱之而喜不覺扣案嘆曰是猶過華林之省不遺其珍
探驪龍之淵而獲其珠誠足以備

聖天子纂修之一助也遂濡毫而弁之首

澧州志序

孟安齊

嘗稽古王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性修其教不
異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以故歷代更新必搜訪圖經
地志哀葺成書用光 國憲而風俗之汙隆人心之澆
淳財賦之盈耗於是乎驗今

聖朝景運攸隆四字氛清爰徵外乘宏開史局甚盛典
也乃自逆氛猖熾南服均屬蹂躪之區而澧蘭尤爲盤
踞之所數年來民苦荼毒生聚難矣士困饑寒教訓難
矣且文字灰燼史牒荒殘全澧舊志尤百不一存屢奉
檄取積年累月忙無以報幸得玉山龔子行誼芳潔跡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七

藝文志

遠市厘素畱心古學安等敦請從事偕令倩彭子苦心
搜索凡山川風物勝蹟名賢諸類拾幽闡微一手訂編
正幾幾乎盡忘餐宵分廢寢且不搥衆議不徂己見
務期潛確以爲徵信誠足言爲國謨行作家範矣今幸
朱刺史禮賢下士掃室以迎得竣茲局但是役也非壽
梨棗不能傳世必更加原委梓爲 國書以志不朽爰
得藉手勸懲俾閭里編氓胥安井畝桑麻之舊絃歌多
士咸蒸忠孝節義之風名山大業快寫千秋經世名勲光
昭百禩將薄海內外風俗一歸敦厚人心胥返醇古家

室殷盈英賢蔚起於以賡鳴

帝世雍穆之化輦

聖朝靈長之基寧僅澧蘭一郡之光美已哉安故不揣
謏劣而爲之序

修趙常山廟序

王之佐

嘗讀古名將傳而知常山公之爲人也其行必出於俠
而功必建於奇至今讀其書未嘗不想見其人每思所
以親炙而禮貌之也其道無由迺

天子龍飛之三載予來知此土過俗所謂子龍庵者云爲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十二

藝文志

公長坂鏖兵時所臨之地夫公時以枝鎗單騎抱嬰兒
深入百萬師中所向莫敵卒保後主於無恙而體亦竟
完迄今千年來猶令志士生色卽在在廟食亦所宜然
惜大地之不概見也典亦甚闕矣而乃於湖湘僻澁尤
見蒼松翠栢於荒烟茂草能不愀然慨古耶茲者第存
茅茨數椽歲久剝落而廟貌猶凜凜也嗟嗟漢季名將
衆矣往往才不如德間有存之而不皆傳傳之而不皆
久者關夫子之下惟公一人豈非其忠烈之槩有以相
深於千百年之內而不知覺歟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

廟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必以區區之念爲之一搆蓋有慕之而不能自己猶之乎慕關夫子之爲人而共仰止於無窮也敢先施以爲人勸

修安鄉縣志序

龔 銘

安鄉爲澧轄邑洞庭黃蘗皆在其境

藥山在澧

不佞歲時擔

簞訪螢囊之舊址眺憂樂之遺踪油然仰止焉邑故無志志之自前令餘姚汪君始後數十年宣化潘君寶踵承之文獻乃傳最後高安楊君參取舊志手自繩削未幾以攜李別駕行其間簡陋相仍煩簡去取殊未精詳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三

藝文志

歲丁酉鄧都楊君視事之明年銳意掌故亟爲訂正屬不佞授簡從事先之高安君繩削之後不佞業已引其端媿以姓名災木茲復何辭以謝已而按古史按郡乘訪之耆老野宿質以耳目觀聞凡民風牧政興除雋祥稍稍考覽積之案牘私心惴惴焉懼無可當意不欲遽示人今年春拓落南宮淫潦彌月戶無屐跡夏肆力畚互刪者十九瀾者什一繁簡去取凜然一歸於正已復就正鄧都君尋捐俸若干付鍊史氏以傳不佞因識其歲月竊惟志者史之遺意古之志地理郡國十道四藩

九域皆是意也自昔昌黎於韶紫陽於建康陸遊於會稽馬子嚴於岳陽往往志郡爲首事志邑則九疑之元結句曲之魯詢不數數也蘧廬傳舍念不及此乃今前有高安後有鄧都紹往繼來著蔡袞鉞茲邑可藉而不朽矣顧第不佞聞之修史之難無出於志今宇內郡縣各有志薦紳大夫評者僅僅稱武功汚隲是地以人重也不佞人微言輕蚤負爲慮貂續可慚何敢望萬一惟是微惠兩場君一再與執筆豈惟不佞不自意卽人人不意也異日江山之靈賢哲趨舉必有稽在牒酌時宜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古 藝文志

主持其事斧藻其詞者卽不佞亦得追掛漏之扉蓋不佞始而魏旣而懼終乃幸甚幸甚無量焉至狂僭謬盪不計非分則宣尼氏知我罪我之說也敬拜手書之歲戊戌午日

慈縣志序

馬世驥

誌非徒侈記載已也蓋亦寓勸懲之義焉自春秋以言記事而是非褒貶之義以明州縣之有誌猶春秋之遺義也余以菲材謬叨卓薦蒙

恩特簡慈陽披閱輿圖知慈爲楚西盡邊蠻尚肆隣跬

步皆崇山峻嶺居民鮮少糧熟僅三千此外毫無所有
諸戚友咸以爲憂余曰丈夫志在四方有民人社稷何
地不可爲者遂單騎之任至之日果四壁蕭然儲餽一
無所備寥寥執事數十人余喟然咲曰是真不可爲耶
詢舊例皆云向有里長沿及我

朝名屢變而實不變名曰滾催各都圖之有滾催也已
數百年於茲矣乃法久弊生奉前院革除而余適遇其
會通盤合筭糧雖三千計一年捐賠非千金不辦蓋滾
催實久肇成跡矣余驚且駭遂謁前院憲於灃陽將合

直隸灃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五 藝文志

縣出納捐賠利弊愷切詳陳蒙嘉納允照所議行兩年
間費盡心力皆係自捐所有併未費民間一錢而千孔
百瘡已不可殫述矣幸天心降康兩年年穀順成賦完
穀足苟安無事因與程孟兩先生文學楊廉漢千蕭完
諸君子每遇朔望宣講

上諭之暇商確縣中諸大事如移

聖廟舉鄉飲旌節烈修志書平險難繕城隍復鐵冶理
道路次第舉行因共捐俸移修

聖廟輪奐可望又念邑乘自康熙乙丑於今二十五年

杳無記載。爲闕典毅然勸修葺之。但兵燹之後文獻無徵而各山石室非倉卒能搜博物洽聞非耆宿不諳可柰何謹擬其大概就耳目之所見聞畧爲登載掛一漏萬罪實無辭考慈自楚平時已入叛圖歷代不廢天門鬼谷之竒漫漶灘隘之險以及五雷燕窩仙侶山水之勝天下稱絕然山多田少民艱農業每因山冶銚器農取辦窮民利賴之自嚴禁以來而天地自然之利委之草莽矣支斯五者可不爲之請命乎慈有明文風甚盛科第蟬聯本朝七十年來天荒未破雖曰氣數亦由

人事今文風改觀人文聿起科第之盛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乎慈風儉樸力稼穡少賊盜大有先民古意迨來刁訟風囂破義加大凌長暴寡得無流移者衆漸潰之而然乎則明禮義勤教化誠有司之責矣柰余力寡弱鄉飲平難諸事尚未及行首先竭力刊刻誌書誠以志之所關者大也憶桐鄉德澤百世猶新太邱風徽千秋而在苟其人而自命不凡必茲爲斯世不可少之人上之而立德立功次之而興利除害型方訓俗後後之人羣耳而目之曰某利某弊是某公之所興除者也某

德澤均樂利是某公之所培養者也某端方某正直是鄉黨所推重史冊所增榮歿而可祀於社者也否則斥且咀咀且詈久而不衰余惴惴方抱塊衾影是懼惟求免於咀詈足矣而况忠孝節義爲天地之綱常因革損益爲古今之興廢則服官而吏斯土與夫生於其鄉之士大夫可不砥厲廉隅修身立行以爲斯世不可少之人乎哉吾故曰州縣之有誌也猶之春秋之遺意而勸懲寓焉者也是爲序

九谿衛志序

袁 魁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袁 藝文志

國家文治覃敷海內熙洽禮明樂備萬國梯航而一統之志尚須纂修

特命直省檄所司彙輯以達

天府而衛州邑之志實始基之由衛州邑而郡由郡而邦國分之而各志其志合之而統一其志則衛州邑之志亦纂蓋哉余於康熙十八年秋仲恭承

簡命來守繁衛值甫經蕩平吳逆之後還集哀鴻拮据綏輯惴惴如不及之中伏惟我

皇上機定武功洋溢文德車書一統之盛未有如此日

者也豫知必有修志之命但接紳士便畱心採訪蒐討貢紳時可董君出寫本衛志一篋閱之啟禎間無事蹟祇有寇氛余因思志書與史書相表裏史以昭法戒取其無虛嫚無隱惡志則以紀其一方之山川土田民風物產之所宜而其大者在於表厥政治與夫忠臣君子貞婦烈士之行以彰懿德風來茲貴傳信而不傷疑此作史之本也是故書空捫籥表揚過實據公非有廢度附會亥豕魯魚有一於此不可以言誌董君曰公祖亦知谿衛不同於州縣應無啟禎事蹟之實乎谿衛自直隸澧州志林

卷十三

序

文藝文志

明正嘉後科第脫而顯宦無何因有事蹟加以明禎時諸寇蠡起皆依山險阻不時出擾州縣是州縣之罹害有時夏多遺漏未到之境土故有文獻可徵若谿衛山險而爲衆寇相繼所藪若無不盤踞之地蓋明禎之時皆屠殘谿衛之時舊志與嶽老皆爲燒劫餘灰是寇燹卽谿衛啟禎時之事蹟也又安得別有事蹟於此而猶必求焉是欲書空附會矣豈可以言志余曰善持是意以從莽自今十八年以迄厥後合爲探載無則真無有則實有足備異日修志之具矣尚其勉勵合衆奉土

旨詔修天下一統志余揣非董君不可囑黃魯兩廣文
夏訪名儒亦皆以董君對稱其篤信博學足當是任余
快所見之畧同而董君亦欣然出其數年來舊新所訪
證而討論者曰啟禎惟有寇氛實無別事舊稿中多未
當且編次無序其接續自康熙十八年以逮今茲或得
之目擊或得之傳聞必見聞相合然後證之於父老持
之以虛心揆之以公理直而無徇樸而不華其足以復
命者在斯其所以開罪者亦在斯余曰華傷實也寧實
勿華譌害真也務真勿譌惟實惟真如是乃爲志如是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九

藝文志

乃以見君董君曰唯唯由是每一筆余必問其據董君
悉以對與余所聞證相符合復商之兩廣文乃始書之
於是條其節序去其繁蕪存其闕遺四閱月而志成雖
叢爾谿衛堪志無多質言近野難稱大觀問有書空捫
籥者乎無有也問有表揚過實者乎無有也問有摭拾
非有臆度附會亥豕魯魚者乎無有也昔杞宋以夏殷
之後而孔子猶致慨於無徵今九谿以邊鄙眇衛儼然
以文若獻附衆志以上達藉傳不朽亦如楚國無風而
江漢諸詩附關雎以得傳不朽也俾後之觀風者知所

采考實者有所據則九谿之沐

皇仁無疆無期矣其以祝我

天子萬年

天子萬壽直與天地同悠久又何疆何期哉遂不禁拜
首颺言而托諸梓

澧州社倉規約序

萬鎮

嘗謂周禮一書爲民慮深矣其比閭族黨必使相掾相
調六行教民任恤繼於睦姻之後古之聖人旣愛其民
又欲使其民之交相爲愛故法立而俗厚有繇也吾鄉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序

三

藝文志

自羅兵革之餘故老凋零習俗頽弊富家巨室溺於商
工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者之論以淑奮之故舉事而
有益於已則肯爲舉事而稍損於已則弗爲甚至積粟
紅腐以俟饑歉窮其價以厚其售曾未聞有倡於義舉
者吁何薄也間有稍異流俗能好義者不過曰甃道路
之崎嶇砥溪澗之瀰漫以爲往來稱便而已夫道路未
甃止艱行溪澗未砥止病涉此一夫之任爾假令民日
乏食久之弱者轉溝壑強者奮臂大呼相率而爲盜事
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余生平念之久矣因觀先

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甚德之
其事有慨於予心欲率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
與盟者穀以十斛為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之賢有
才者司出納焉其法則倣文公規模歲以中夏受粟於
倉冬則加息十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稔
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積愈廣而息遂捐之
於民不惟民有所給食無復變亂之虞而古人相據相
調任恤之法所以使人之交相愛者庶幾復見於今之
俗矣顧不偉歟因書此以為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直隸澧州志林

卷十三 序

三 藝文志

澧紀叙目

紀纂於明萬歷間續於高堅訂於龔之
伊經亂散佚清康熙甲子龔彭二公所
據以成舊志者而今并其殘缺不可得得其叙
目存之以識澧志所自且以明曩非無畱心掌
故者特故府
失其掌也
明高尚志

帝聲為律王章則黼豈無邱墳憲章文武金簡所臨是
為策府煌煌北辰麗燭澧浦誰謂紀言左史是主却隧
賜胙得載國語述絲綸紀第一

方輿錯繡郡縣臂使禹貢維荆魏史紀澧條合條分占
世之紀乃鼎乃革知政之體衡霍斯阻松假嶽禮尉侯
既一掃名蠻邸述大事內紀第二

瑣瑣葦藍肇啓山林桓桓桃棘世服王勤曰
塞金城惟茲荆蠻當澧腹心戎伏於側謫降於天外攘
內修多難以興述大事外紀第三

竟是誰功長衣清言天子有道吏習民安憇棠而後代
有仁賢洞庭無波松梁不騫厨闢滋笞法彼烹鮮和門
飛羽利用斧醜述登績紀第四

足足來儀甘醴湧泉同作世珍璧合珠聯維彼沅芷實
配澧蘭淑人君子聲氣同焉旣歌桑梓亦笑東南煇我
彤管載我瑤編述徵獻紀第五

直隸澧州志林

卷十三

引

三 藝文志

珪符幾簡銅墨幾分甲第禮官讓齒成均高門華胄澤
潤大瀛小史山郎光映繁星是曰國華聲施澹涉雖無
九品責實以名述勒名紀第六

宅中作極赤社乃立旗亭濟濟熊館翼翼有城嵯峨有
塞男崩何以聚人何以正域徭賦興戎無忘尺幅元初
元嘉其鑒不忒述述制紀第七

洞庭西溼涉易極浦曰菴花源曰雲裏藪詞三賜田大
王酌茹星分軫絡俗從南楚有魚珠儼傳自鼎叟有蘭
紫花世於樂府述覽勝紀第八

藥潭水滴夾洛燈燭或祖江西或嗣石頭彰觀福地隸
以清浮白馬凌煙紫服御颺牟尼影圖玉鷺清郵誰其
繼之正覺豁渠述存外紀第九

史紀巫鬼騷歌帝君矧伊澤國鮫人窟尊旌花澹野鏡
石澧陰雲期識李珠臺殞彭吾師所諱怪力亂神雖異
勿異德之休明述錄異紀第十

操箏舉聲則有遺音志在隱揚殷鑒罔存曲終而亂以
引以伸維彼罔兩鏤鼎以形維此昭華列琬以銘郢書
燕說請從闕文述雜紀第十一

直隸澧州志林

卷十三 引

三 藝文志

繪孟引

胡 澥

孔子言性述孟子言性善孔子言致知孟子言良知良
致之宗也善述之真也故發孔子所未發暢孔子所欲
暢者孟子也余嘗謂讀老不如讀莊以莊之機神鼓舞
可以張老之翼也繪孔不如繪孟以孟之鋒穎陡露可
以傳孔之神也今夫繪舐筆和墨衆史能之至咫尺萬
里妙矣解衣磅礴神矣爲神爲妙非靈氣不能運非靈
心不能辨故通文章之道者莫如繪顧帟頭之繪鄰女
也刺之覺痛張僧繇之繪龍也點睛飛去吳道子之繪

人物山水也畧亂數筆瞭然在目宗炳之繪衡廬荆巫也撫琴動操衆山皆響是數子者發於性而動於知繪而非繪也數千年來解此道者絕少從文章中解此道者更不多得得之者其紫宸先生之繪孟乎先生旣成進士從縣晉部治陵詰戎擒賊獻馘所歷皆繁劇重大他人處此六經語孟隔絕數塵非惟不暇繪不能繪矣先生乃從如掌園中千秋獨晤日余過掌園得讀之見其下筆開生牋頭之鄰女乎通神阿堵僧繇之點睛乎一言棒喝舉體盡耀道子之人物山水乎言外標元滿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引

書 藝文志

前都韻宗炳之衡廬荆巫乎余目悅神怡不能去手讀之至竟覺看花嚼茗皆成趣味對客作禮總忘形埒譬之觀劉褒北風圖覺寒觀雲漢圖覺熱觀者神妙耶繪者神妙耶杜甫題王宰畫云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江半幅山水然則先生之繪孟其松江半幅乎余心蓋有并州翦矣客有語余者曰先生何不先繪論語余曰不然形氣以前無可名言形氣以後兩儀四象天地之大畫設焉而非形非氣之神妙在其中矣論語其形氣以前乎孟子其形氣以後乎先生透出於形氣靈心

獨運直接孟子良知性善之脈惟其有之是以肖之故
孟子善繪孔先生善繪孟余不能繪繪孟而姑繪之以
良知性善之說

勸復車武子碑小引

清王貽貞

憶余垂髫時每聽人談說車子囊螢遺事輒知感嘆讚
美想見其爲人乃信高賢芳規度越足以廉頑立懦千
百年殆如一日在黃口稚子尚知羨慕而他可知矣迨
辛亥謬叨司鐸澧陽因訪雪木寶剝坐間語及東岳行
宮卽當日車子讀書舊址從前立石道左上勒晉吏部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引

五 藝文志

尚書車胤囊螢讀書之故里十四字匪伊朝夕矣奈滄
桑之後此碑化爲異物居士曷謀復之頃余遂慨然許
諾欲約諸同人共爲樹石不意烽燧相仍轉盼十載終
成道旁之築可悲也夫古蹟之在今日有以人賢而存
者有以地勝而存者邇傳以來百不得一訪古之士橫
襟覽勝雖遇一話一言淪落於斷烟衰草中未嘗不過
而太息焉况囊螢勝事照耀今古而武子勲名爛然卓
然爲一代大臣念此廢蹟殘碣凡我同志讀書懷古未
有不樂爲捐復以快舊觀者至廉頑立懦名教有裨尤

不惟其地惟其人哉復之亦何疑康熙二十年辛酉夏日

祭澧州刺史改河南令張畧文

唐韓愈

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跼君德渾剛高
標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年未三紀乘氣
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
刀我落陽山以尹廳隸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克
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
隸防夫舐頂交跖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
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文

三 藝文志

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
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
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
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
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鷹猛獸果信
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蒞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
山竒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無捨衡陽放酒熊咆
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
潭穹林攸擢避風大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

齏盤炙酒羣奴餘豚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途從
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
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
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濶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康是幹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
遷澧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
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
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塗
不撫其子塋不送野皇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文

藝文志

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以通君其
爲憾不予鑒衷

募修安鄉學宮文

清王岱

古凡有功德於民者例得血食而祀之邑之有祀不僅
文宣已也凡俎豆專祀於邑者例得列廟以奉之邑之
有廟不僅文宣已也祀之爲釋爲道爲鬼神者以百數
而文宣之祀僅居一焉廟之金布玉鏤丹棖朱拱者以
百數而文宣之宮百無一焉釋道鬼神之宮廢者舉缺
者創踵事者增華費以鉅萬計而文宣之廟百無一焉

祀釋道鬼神之神有像金珠丹漆和合雜彩費以鉅萬計而文宣木主之費百無一焉祀釋者毀鬚髮棄妻子絕嗜慾割臂焚身飼虎施蟲冀得成佛而佛不可成亦不可見舉世相率至死不悔祀道者斷妻子絕嗜慾熊經鳥申衣草食木冀得冲翫而神仙莫至安期難逢亦舉世相率至死不悔祀鬼神者潔齋肅戒捐貲宰割冀禳災祈祥而災固莫禳祥亦難祈亦舉世相率至死不悔之數者遠近風趨不脛而走至於文宣之教不然求性命者得性命求文章者得文章求功名者得功名求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文

天 藝文志

富貴者得富貴

二語未醇對
做俗言也

自采芹至釋褐一命三命

及乎王侯將相榮澤被乎子孫勲名垂於竹帛其道爲子臣弟友之常無鈎深索隱之苦行之不勞而爲之有效可謂千百倍於釋道鬼神宜乎奉之亦千百倍乃求一庇風雨不可得噫何倒行逆施至此極也近自兵燹來文宣之廟俱成劫燼不獨安邑然也而安邑獨甚余以執鐸來茲土求所謂文宣之宮在荒烟茂草中其巋然如魯靈光者則一椽樸畧數尺土階所謂縣銘鐸設臯比講德明經追三代之遺者無有矣於是心傷久之

乃邑侯林公以閩海名儒卧治百里爲斯道起做持衰
欲於黷宮一新舊制喜余同志乃命爲文余義不敢辭
謹卜吉爲文致告於文宣之靈而傳諸合邑薦紳先生
及諸多士夫時絀舉羸智者譏焉然行一事害在一時
利在百世君子不避矧此膠庠爲士大夫出身之地寧
有不同心急輸樂觀厥成者則利且百而害不與焉雖
然力有大小心有廣狹惟各竭其力自百至十至一金
帛粟米以至瓦石茅土其有慕義之徒欲爲吾道助以
訓子孫垂德行者亦樂得而懇祈焉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文

三九 藝文志

驅虎文

王之佐

天子御極之五載余以一麾遠牧茲土環治波撼雜長箐篁
蛇豕得以爲囿虎狼得以爲穴而虎益爲害乃以辦香束
芻爲文以祝之曰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凡益於民者務存
之害於民者務去之故四凶暴虐放流窮荒七罰是張用
誅頑慝况茲虎豹爲古先王之所驅而遠之者而敢盤踞
我川谷竊食我牲豚肆其咆哮於日月之下以爲我民之
患也哉今 天子滿漢一家反側伏誅卧榻之前無駢踵彼
乃敢憑牙爪之威上梗 天子之化則天子之法不靈余

奉 天子命來牧卽得以天子之法行之虎雖畜類咸有
性命宜速渡河遠去則山林所長養靡不遂田里所孳畜
靡不全余亦宥彼舊惡不爲窮追如其不悛復敢負嵎是終
與天子之吏抗也抗吏是抗天子也抗天子者殺無赦余
其以周處之劍刎其頭張侍郎之符懾其胆伐蒿燒箐戮厥
醜類爰食其肉矣其或逃諸水濱余將嚴檄洞庭君爲我路
之獲作學士之禱勿謂予少恩哉司虎之神將予之言告虎
勿害倘神故縱此虎以殘吾民也神亦不能宴然於法外矣

大德寺羅漢圖辨

清何璘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文

三

藝文志

澧陽舊志載大德寺有吳道子所遺羅漢像余不能繪事
而性至篤好嘗念古人筆跡多亡失於兵燹惟各山古剎
或存一二於千百大德寺所藏疑必逼真亟欲往觀而未
暇也戊辰秋病瘥無事從寺僧借觀焉寺僧甚秘不再求
僅以三軸相示復倩僧正司轉求乃獲其全合前共十有
七軸適余病愈清理積牘又未暇省覽而寺僧求索者屢
矣己巳六月偶值公餘命童子取而展觀凡十七軸者皆
康熙年間州牧尹維旆裝演驗其絹質非唐時物其十一
軸雖筆跡不甚趨雅而於烟煤滅沒斷爛中其面目可辨

也精神猶在布置亦有法度其次二軸爲後人填壞可惜
又四軸則出自俗手陋惡粗呆無一可觀攷唐吳道子畫
五季時已不可多觀至宋李伯時始專師焉其作天王佛
像尤全法之出筆蒼古字亦老成迥非時流可幾南渡後
吳興僧梵隆又師伯時人物多作出水紋然乏神氣矣况
其下焉者乎今觀寺僧所藏其十一軸當出元明間好手
臨摹然去伯時遠甚何以冒吳生真可謂以碲碲而欲躋
之弘璧琬琰者其又四軸則直荒落中碎瓦斷甃更不得
與非玉而猶似玉者比也寺僧寶之多年深秘而不肯以
示人何殊宋人之十襲以藏燕玉乎良可慨也雖然天下
之寶碲碲瓦礫而以爲弘璧琬琰者豈惟是哉蓋爲吳道
子羅漢像者不少矣因悉取還寺僧并爲之辨以遺之

書李自成傳後

何璘

闖賊李自成之屯野史所載不一有云自西安追奔至辰
州將合張獻忠張已入蜀遂至武昌居五十日謀南下取
宣歙將發旗鎗盡折乃由金牛保安走延寧蒲圻沿道殺
掠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通城有羅公山村民正
謀捍禦相與盟於山之元帝廟自成以二十騎過呵止從

人單騎上山伏謁帝像若有物擊之不能起村民疑爲劫盜取荷鉏碎其首死又有云自成屯黔陽羅公山乏食自出抄掠爲何騰蛟伏兵所逐村民殺之李過勒兵奪其尸滅一村而還結草爲首以充寃葬於羅公山下明史載爲我兵所迫部衆多逃降走延寧蒲圻竄於通城之九宮山秋九月畱李過守寨自率二十騎畧食山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縊死又載有或曰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人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說各不一其以爲死於村民手一也野史則載村民不知爲自成也截其首獻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辨

三

藝文志

何騰蛟驗左臚傷鏃始知爲自成明史則云剝其衣得龍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爲自成雖死於縊與死於中鉏說各不一其以爲果死亦一也湖廣通志載羅公山在黔陽縣東南一百六十里周廻五百里四面險絕九宮山在通山縣南八十里皆不云在通城而明史野史皆屬之通城其山名則九宮羅公互異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俗名羅孔八面山與叙浦綏寧武岡聯界稱在通城者悞明史稱通城九宮豈九宮山在通山縣又與通城相附歟余以澧志不備周諮遺事有孫教授爲余言李自成實竄

澧州因旁詢故老聞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
化驛隨千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棄騎去獨竄石
門之夾山寺爲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
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
其徒野拂所撰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豈和尚所
稱曰玉曰何氏子蓋寓言之亦諱言之也徧問寺僧對不
甚詳內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記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
初年入寺是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
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自號野拂係江南人事和尚
直隸澧州志林

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和尚臨終有
遺言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奉天和尚爲其自號野拂卽
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頤鵠目曷
鼻狀貌猗猗與明史所載相同其爲自成無疑自成之構
亂也初僭號奉天倡義人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曰奉
天玉和尚蓋以奉天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玉又璽質天
子之所寶殆訖處不去僭號與泰山賊王始同一行徑可
笑也而野拂以宗門爲律門弟子事之甚謹又題稱不知
何氏子寓尊奉於諱言豈其舊日謀臣相與爲左右者歟

自成受我兵追蹙由襄陽分路南奔時何騰蛟在長沙尚
爲明守料其痛君父之仇必不容已故令妻姪乞降而已
由公安別竄蓋欲走辰沅從黔入川與張獻忠兵合而常
德又爲騰蛟別將所扼進退不能從者相繼叛亡乃舍騎
入山削髮亡命亦勢所不得然而我師與騰蛟彼時皆
以得自成爲首功因而設疑代斃以爲緩追脫身計此又
其腹心謀臣之所共爲安知後至夾山之野拂非卽其逸
黨耶昔黃巢伏誅已數十年後天津橋上有題詩僧識者
以爲卽巢則脫匿空門竟成巨賊末路故套而一時咸爲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辨

三

藝文志

其所欺不重可憤哉或曰奉天識所產籍也

本朝以瀋陽爲奉天猶前代以江寧爲應天安陸爲承天
云爾賊匿跡方恐不深安敢以奉天侈然自號且

大清定鼎後賊屬盤踞澧境六七年寧無一物色故頭目
而奉爲依歸者然自成追誅兩朝死灰焉敢偷煽擲安知
賊屬之不忘澧非卽以自成尚在夾山寺故耶况明史於
九宮山鋏死之自成亦言時我兵遣識者驗其尸朽莫辨
而老僧親聆謦欬其東西音又迥異也爰臚訪聞備書傳
尾俾後之怪史傳異辭者亦有所參考云

蔭竹堂題辭

黃宜中

白堤劉生遂與韶夏母顏氏以節孝著余初受敷教之任
謹奉 恩綸旌其閭矣今齒將周甲里人登堂爲壽者思
更有以勝之請曰夫子振鐸於安扶綱是亟而又敦於禮
魯侯壽母詩人所爲頌燕喜也劉母矢志之日雙孤尺許
耳今抱曾孫焉是天所以祚節與孝也爲勝其堂曰茂萱
可乎余曰嘻非劉母志矣禮無孀齡稱壽者方劉母侍夫
宏璋疾三月不假寐苟可以身代雖堂有老姑懷有呱子
弗顧也旣享禱慟絕乃蕪自後養姑鞠子之歲月皆苟息
直隸灤州志林

卷廿三

題辭

三

藝文志

未亡之歲月耳衛詩首蓬心晦雖樹萱弗忘思伯矧喪斯
天忍獨茂哉借曰娛姑天年亦北堂茂植意也今隆秋風久
矣而厥子齊奮書香孫亦饒有文名邇孫又生子焉則凡畱
未亡之歲月皆爲所天竟下霄匝輿之志亦天所以祚節孝
也昔賢句花將好色傳於子竹有清陰付與孫庶堪爲移贈
乎諸君欲達堂下愛日之忱使勝與情稱改題曰蔭竹可也

海棠賦

夏雲鼎

雲鼎字卽之石首人天啟壬戌五月遊灤以諸生
見華藩敬義時王宮海棠盛開結一實如桃而赤
王命賦之經亂無存稿歐陽高岑諱大任字伯重年
八十餘雅能誦覆雖不無訛字缺句亦可傳其大概矣

今上踐祚天啟二禩雲鼎削劍行吟樂澧而止飛觴仙
子之樓看竹華陽之里王乃屈體鉏色以友遊士一日
招鼎西室小集邱賢撫名花而飛瞬揚輕袖以含媽指
朱砂之海棠攬予袂於檻邊曰此何祥也二月而華亦
閱有年五月再華胡今則然披華四顧一實孔堅華旣
辨郁實亦復娟性本春榮何東皇遺朱火之艷香云蜀
種彼西土乏丹粒之懸花史慳之疇向詩林闕兮古先
不穀誠不知所筮子爲不穀賦焉鼎唯唯越檻而前望
靈葩之纖質辨仙孕之珍圓深紺淺碧枝光葉鮮呵紅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三六 藝文志

衛綠動秀揚烟風華日媚玉鞞璣偏頰暈疑桃而將半
膚頰若李以幾全揖而進曰噫嘻都哉海棠之爲王獻
昇也氣有開而必先物無媒而自至木無知而效靈花
有神而司瑞彼春花而夏吐豈人力之所致若花開而
子出固神謀之攸寄夫惠迪叶於吉人而瓌琦臻於勝
地王之建國茲土也山騰翠以欲飛江吐繡而如織其
東則有丹珠仙窟靈帽神湫黃范投繩而作渡阿羅傳
象以成邱廉泉雲布澹浦烟流其南則有月峯迥嘯墨
石瀉眸藥鼎畱香於道口書堂延景於仙洲風門廣莫

雷井隱幽其西則有姚公五老玉垓獨浮石穴開而天
粟出霞溪波而魃鬼愁天分紫水地接黃流其北則有
耕鐘古道刻木遺陬燕洞有人而濤怒桃灘無樹而花
稠淩鳴萬鶴洩起千鷗與區中於大楚上腴甲乎神州
物產之靈祥符之事莫竟什伯可紀一二鳥則神鴉報
算靈鴨占天金鷄志於孱土白雀書於澧淵獸則伏牛
西去仙馬東聞狸出慈而玉函犢產石而麟文魚則石
鯽鱗雙朱鼈足六支鯉渡而成灘大鯨飛而出谷龍則
潺叟聽經洞姬削牘謝山去而若濡彭岫歸而自曝草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三七 藝文志

則苦傳仙種甘啓神姑蘭生石而水立芍入雲而山敷
竹則交蔭石屋垂帚天區帝子畱斑而莫洗姜貞披繡
以如鋪木則桂榮宋幹栢老隋珠柿字結四言之巧橙
碑貽三愛之諛然皆繪勝於方國而未嘗繞王之座隅
湊水陸而非寶會豐腴以匪娛於是上帝乃遣木正降
花江勅祝融使清暑命風姨以惠風烏公宿於弱幹兔
姨棲乎野叢煥英彩以搖曳而映嘉實之豐隆若雲子
下於瑤島如蕊珠出於瓊宮斯固已憑靈於妙有而豈
他卉之與同爾其淑妃夜集彩女朝羅冰綃若霧文縠

凝波招涼剖於黑蚌含火出於丹坡謳箏風起舞衣烟
摩王顧斯實應醉而醜捧觴上壽百斛匪多若乃子墨
羣來飛轡相偶白日催詩綠荷捲酒蘭臺擢景宋之吟
兔園縱馬枚之手竹素龍奔霜頰雲走王顧斯實如神
在肘呵叱陳思七子奚有又若闢門訪道掃石叅禪黃
白之書郵傳累繭伊蒲之供日損千錢八公畱成童之
老四佛拜履跡之仙俯仰惚恍意悅心眩忽與若兮有
會據胡牀以適然又若虛窓祛暑歆案橫經河間之室
自貽雅樂更生之閣獨集神星劍客委佩而不顧雲女
直隸灤州志林

卷廿三

賦

三八 藝文志

入夢而無云委蛇磅礴思通體靈忽對若而騁步交遠
風以泠泠又若宋國興懷邊庭發喟雖捐祿以資兵猶
徹桑而陳議東平孝友日亦不足姬旦勤勞夜而無寐
魯叟道仁而已退樊姬進說而罷侍傍徨幽渺念結神
滯忽遇若以解頤恍人寰之無事我聞諸古五行之秀
應乎文明王者德至草木則百昌爭榮故花之叢生可
貴也而何疑於實夫木有實而國有慶其傳著於京生
實者木氣盛也木氣之盛政和平也民情諧而木理宜
老更養而木芝呈周道昌而木禾熟漢業隆而木華頻

賓蓮榮應祚之兆官桂鳴諸侯之盛試比類而遷義詎
斯棠之匪珍且夫海棠固蜀產也王之先王則蜀藩也
粵自都梁遷乎澧宮歷列世以至恭順莊靖而逮於先
王安惠人遵高皇帝之宏典代有蜀獻王之遺風王也
敦性樂善喜文嗜學又與厥祖溫懿同力並功揆厥明
德由蜀而東帝用眷蜀之方物而告王以昌隆蓋當溫
懿之時已有素梅並蒂而變實聲詩猶在而嘉樹復橫
於邸中綜前擷往折以厥衷夫其迎芬盛夏結彩炎陽
則國運之昌也根分舊邸姪凝名疆則祖澤之長也丹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三九 藝文志

砂爲萼佳名斯叶玄爐誰扇靈物以臧則道果之光也
木精爲麀應類而至木象乃震得一未央則又男子之
祥也王意者葆素含樸後天而老紫顏丹頰如其娟好
肇賢啟膺以馨藩國珠林棋樹如其英特魯時和與歲
登何杪末之足云於芳嶺且如自春徂夏蜀賊方遁已
而捷書奏自花際我軍隨復乎渝州此亦一毛可識全
牛也花能化殷憂而狂喜實能釀百福於枝頭彼棗瓶
稱於玉門筠珠侈乎芳邱桂蕊紫於闍河粟粒皎乎不
周圓邱之柰斗巨邵陽之橘瓜符黎三尺而爲徑苑十

斛而相侔海杏拳然於李宅琳李玉葉於韓陬恒椿券
仙於昭后虹草兆霸於齊侯甘蕉一華而子六出素蓮
一房而實百稠諸俱子虛烏有之飾說奚能若斯映人
几席而可絃可謳噫嘻王維佐掖徒見黃鶯銜處庭筠
磁嶺誰知蜀彩搃時令淵材而復起是樹何緣有憾假
少陵之可作此花焉得無詩休飲者傲薛能爲負賞將
歸者比鄭谷以慙遲佇丹青而點筆鼎請爲王歌之歌
曰美人來兮靚妝衣玄綃兮紺裳流虹彩兮騎朱易拭
拂媚兮怡君王再歌曰仙人降兮紫房清風起兮雲翔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旱 藝文志

入九館兮將神羊貽君珠兮老三光三歌曰天使下兮
頥而長捧長庚兮手中央君受之兮樂且康望紅雲兮
拜玉皇歌已王穆然而歎曰辨哉吾子之說若借斯棠
易不穀也不穀將藉手入告家廟而矢於蜀獻王暨我
先王之靈維城與翰翼翼千齡敢不對揚天子之明命
而辱花實以負蒼冥

黃山賦

趙純翁

混沌判極品物流形安邑有山以黃得名備矣哉黃山
之爲山也雄踞一方壯觀千古黃壤載於書爲地道之

博厚黃鐘見於易爲坤道之利貞磅礴兮不知幾里崔
巍兮不知幾尋地出甘泉兮有脉天降時雨兮有雲三
十二峯兮圖畫百千萬態兮丹青上有虎嘯兮下有龍
唵方其春且夏也黃鵠巢樹黃鶯轉林黃荼蘼兮似蠟
黃躑躅兮如金梅黃兮調宰相之鼎槐黃兮驚舉子之
心及其秋且冬也黃桂其馨黃菊其清黃雲兮有時靄
靄黃霧兮有時昏昏是蓋四時之代謝達人之大觀云
故下有隱君子上有神靈金刹兮山之陽琳宮兮山之
陰濟濟緇黃之輩鏘鏘鐘磬之聲青山綠水富貴二并

直隸豐州志林

卷廿三

賦

聖

藝文志

東瞰長江南接洞庭予將依山兮築醉翁之亭汲水兮
濯孺子之纓枕石漱流以終吾身遂喜而爲之吟

洞庭湖賦

有序

張明先

蓋聞百神受職河隨嶽以懷柔重譯來朝海靜波而
效順崇川澤之祀典位比諸侯紀水靈之嘉名人稱
河伯然而四瀆長江爲長重湖洞庭爲先讀禹貢書
九江載於荆域覽戰國策五瀆誌在岳陽則是洞庭
一區遂兼全楚諸勝夫七澤三湘而下地旣濕卑赤
沙青草之間水相吐納春生夏漲雪消巴蜀之山日

盛月增泉注黔陽之嶺惟衆流之悉合識萬派之攸
同偉矣波臣遐哉水國明霞煥彩漣漪呈綃練之章
旭日凌暉錦浪蹙金珠之色泳游鱗於貝闕舞介士
於瓊宮遙天飛萬斛之舟匝地朗層霄之月螺盤水
面黛生十二烟鬟蚌展湖心光現三山宮殿吞雲夢而
八九千氣象以萬千江城落鐵笛之梅花洲渚拾金
闈之瑤草暎雲間之孤鶴朗吟仙子朝飛奉天上之
衆璫張樂軒皇夜渡漁歌互答盡是文章沙鳥羣啼
天然簫管曩者 王師連艦水效靈以晏清 天使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三

藝文志

持旌神享祀而來格豆籩陳處十五郡草木馨香
綸綍宣時七百里魚龍踴躍自是厥後水無汎岸農
人免昏墊之虞其在於今風不鳴條舟子有安瀾之
慶孰非上承天道仰協

宸衷報國家以和平之休躋宇宙於仁壽之域者乎

臣

僻居楚地生長湖濱心域見聞浩渺難窺大海身承
潤澤汪洋久挹洪波思夫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
矧茲九水三江已底平成之績用援毫而賦事亦卽
景以摠情其辭曰夫何洪流之灑渺兮實衆水之所

經稽巨浸於南服兮獨有異乎洞庭滙百川而吐納
并四海以效靈日月於是出入天地爲之清寧水平
遠而浮綠嶽遙立以凝青撫元化之無極儼太古之
冥冥爾乃吸澧呼湘含江吞漢辰酉各方沅朗同貫
澹淑流而派長元漸出而勢渙藐彭蠡之奔湃小具
區之浩瀚風乍靜而湍飛霧旋收而烟亂連天驚鹿角
之濤浴日捲鴨欄之岸望之而莫識其深測之而難
窺其畔洵楚澤之雄觀豈滄江之微瀾若夫雍溼餘
波新牆異派千峯浪出萬木雲靄淵迷黃牯之潭湍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聖 藝文志

急雙牛之瀨布袋響以潺湲木客幻乎神怪水或沈
兮或溢沙忽散兮忽溢紛百態而千形又孰知乎六
合之外山則龍堆磊石九馬巴邱石門玉笥神鼎鼓
樓圓石似水面之殼扁山若湖口之舟或對峙以列
嶂亦叩聲若鳴球蟠君山之鬢髻扼城陵之咽喉幾
凝嵐而抹黛共砥柱於南州地則湘東朗州武陵橋
江容城下雋昌江作唐闔三郡與八邑混此界而彼
疆亭畱赤松臺傳軒皇聽夜雨於湘岸覽勝壯於岳
陽張說出守之地仲淹讀書之鄉南通百粵東抵維

揚西極黔蜀北達魏梁驛連屬而不絕人環繞於四方草則揭車射干澧瀾沅芷菰米芹葉菱萼蓼葢牽杜若兮寒汀采江蘼兮芳沚葉旣綠而枝青荅仍丹而莖紫信葛蔓而蘋稠并抽英於畫裡木則榎楠杞梓榆柳杉楓柁幹栝栢松楸梧桐望蒼鬱於水涯指婆娑之遠峯橘三擊而傳牘笈八日以成功是以洞賓詠老樹於城南而杜甫賦古木於堤中魚則江豚海豨叔鮪王鱸鱸鱖鯽鯉鮫鯢鯪鯪迎風拜戲躍水隔躑鵒縮項以自若鱣短鼻而怡然莫不時聚時散

或迷或旋渺渺乎空洞之域悠悠乎窈冥之天鳥則鳩鵲啼露孔雀團沙飛凌波之屬玉翔落日之神鴉伊鶻鴈與鷓鴣咸向魚以窺鰕彼靈禽之百族息水國以爲家別有楠精猶婆水兕驛馬噴浪騰雲吼波振瓦龍挾壑舟蛟逞平野照夜之蠙珠來去鳴風之鼉鼓上下蜃樓倏出海而頓假乃水族之多異亦難罄其傳寫故當其春也蒼波萬頃彌天一碧盪冰鏡之千艘走橫流之七百睇洗瀆之無垠信蓬瀛之咫尺惟春和之足美詎狂瀾之猶惜及其夏也日旣麗

而風薰物同熙而景媚汎江上之飛鳧蕩雲根之薜
荔觀雪浪之排空撫銀濤而決背莫不神與天飛情
因境遂若乃白帝徂秋木葉微脫霏玉露之灩灩肅
金風之括括落鴈驚於平沙飛蘆花於溇瀟湛霜鏡
以逾清朗冰壺而彌豁又何羨乎錢塘潮水之奔騰
楊子江濤之遼濶哉冬則獬龍悉蟄沙磧偕平閣子
出紫溪之石汨羅落碧水之泓詎尾閭之獨洩抑坎
止以無領則有舸艤大舟洲渚縱橫似冰夷之交挽
若陽侯與相爭豈率舟而能居寧罔水之可行此四

序所以各異而羣瀆亦莫與京也若夫賈艤商艇櫓
帆下上去來各借長風東西悉破巨浪速則千里瞬
息遲或跬步惆悵曾經旬而難渡倏一夕之輕颺又
有仙客騷人凭江獨撫月邀庾亮之樓酒覓巴陵之
甌羨遠渚之鴛鴦題芳洲之鸚鵡團香井兮醉仙歌
滄浪兮漁父樂化日兮西江賦兼葭兮南浦凌萬頃
之茫然藐干帆於片羽旣抗跡以攄懷亦由今而思
古方今天風不怒濁浪靡驚旣鮫室之驅鱗且鼉窟
之除鯨朝宗合於江永澄徹比之河清伊武功之震

叠洵禹稷之崢嶸波瀾莫安於楚服金湯鞏固於
神京卽斯重湖之底績益徵

帝德之難名於是乃爲之歌曰泛重湖兮揚清波咏中
流兮舞婆娑鳴簫鼓兮發棹歌湖之山兮峩峩芳洲
披兮青莎龍珠宮兮夜吟雁瓊霄兮暮過樂復樂兮
何極願爲霖兮沛四國頌澄清兮颺

聖德

石門山賦

黃昌泰

自乾坤之立戶見闔闢之相摩生水而洪濤浩渺生山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吳三藝文志

而峻嶺巍峩探地維於鰲足仰天柱於嶽阿錦巒重重
散布翠嶂疊疊圍羅惟石門之蒼壁實通邑之盤邁位
西東而分左右爰屹峙乎巖坡爾乃跨藥山枕赤松延
慈邑接澧壩仙客佛啞作藩籬而羃歷石龜天供成牆
壁以橫縱白雲乃其堂與紫和卽是屏風夾山花山周
廬而立層山石山列屋而從高樓睇觀國之岫飛閣盼
方頂之峯若夫澧澨合流道溇分瀆泉號碧巖溪名苦
竹非滌洞蕩漾於茲山之前則浸灌潤滋於此山之陸
踏長橋兮天門梅公鎮日卧龍望野渡兮白沙將軍終

朝飛舳是以岩壑深雄而靈異集元氣融結而品物呈
中有香稻噴秀黃菽含英蒼松鬱勃翠栢崢嶸堅鐵兮
山出巨鯽兮巖生鳥則素鵬黃雀文雉玉燕覘睨而上
下獸則采狸玄豹神猿馴麝騰蹕而呶嚶矧物產旣茂
人傑尤強鄧忠節之武功炳赫冉宜黃之文學汪洋負
土翼雷孝行斷推馬邵施貧廸士德捺還讓鄧楊尋許
君而識植杏之徑問苟仙而得燒丹之場周女衣紫以
飛昇令威修煉以徜徉善會之證諦匪遠浮邱之洗藥
彌芳越烈流暢之區風期若昨魯直蒙泉之畫筆墨猶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卑七聖藝文志

光蓋石門雖非山城之巨鎮要是僻壤之咽喉俊彥從
斯出入仙釋因之遨遊以陰晴爲啓閉借樵牧作綢繆
看屈戍之橫波藤蘿千丈觀呆愚之却月苔蘚萬頭所
賴賢宰撐扶碩輔開拓灑化雨兮聖塗被 恩光兮爛
爍爲南國之紀綱儼北門之鎖鑰

太浮山泉賦

以題爲韻

黃昌泰

繡嶺煙橫芳巒翠靄采羣藥於花葩聆逸音於湍瀨峰
回鮫室之旁路轉龍湫之外翳活木之飛犇儼銀線而
玉帶寒冽蒙亨源遠甘醴托摩律而神彌清出嶽崎而

始有太鋪素練於草茵挂冰壺於蒿蕪蓋山則太浮錫名
而泉以能靜爲大爾其重岡延碧壘嶂聚啾銀河夕燦
玉露朝浮耿霜姿兮欲洩溯雪質兮難畱聽潺潺兮鳴澗
口從混混兮在源頭激濫涵空波紋散羅紈之縠晶瑩
徹底水態堆琰琬之甌游魚依藻而情得狎鳥凌波而
意悠豺虎甘其況味蛟鼉戀其清幽問出山之何處知
映月之幾秋若乃地連黃石壤接夾山東陽潭深千尺明
月池漾數灣粵大江三江之澎湃及灃水繡水之洞環
殆斯流所醞釀合是派以潺湲況淨與碧岩爭勝澄借

直隸灃州志林

卷廿三

賦

吳 田 藝文志

卓錫齊璣不盡天光遠邽纖塵之翳無邊雲影上映怪
石之顏則有澄懷美士滌慮名賢晚步平林裛冰花於
散霧晨遊絕巘迎雪浪於簞烟目前求深沉之學海川
上會浩渺之心田昭融有本高朗濬淵至乃審端謀始
慎幾謹先謂載舟之蕩蕩自濫觴之涓涓清源通上下
正本徹中邊引伸觸類多在此泉豈若隱夫詞客棲壑
詠川徒鑿焉而自潔但臨是以裁篇表性情之淡曠抒
衷曲之渺纖已哉某陸海才慚潘江志慕舌匪瀾翻於
經厨口豈河懸於文圃覘題技賡遂奉簡而抽毫見獵

心生乃拈韻而成賦更爲歌曰皎皎清泉山下逢真純未
鑿象蒙童賢關聖域饒洄溯毋負鴻儒養正功

囊螢照讀賦

以誦詩聞國政講易見
天心爲韻

黃昌泰

有武子之博通爲晉朝之屈宋搜四庫以精勤越五更
而維誦滅地實寒微而家鮮爵封銅荷寂寂未瞻鳳墀
之烟浮玉盞蕭蕭詎有龍膏之焰重乃拾螢於蔓棘荒
榛爰盛囊而宛轉橫縱儼繼晷之餘明作良宵之張供
當夫清涼初至溽暑漸辭風吹燕幕露滴魚池夜如何
其碎點秋燐之血日之夕矣拋殘宵燭之枝拂樹若花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聖皇藝文志

生低飛曲檻騰空疑星隕高麗罌不熱無煙兮輝煌
元帝之詠忽驚復亂兮閃爍少陵之詩爰有肴饌百家
之子笙簧六籍之文旣茹古涵今於晝晷更探竒挾奧
於夕曛收弄蕊之輝輝彩煥牙籤壓架摘繞欄之箇箇
苦寒玉軸連雲排金粟於金泥十三經行行璀璨綴玉
蟲於玉檢廿一史字字條分助書淫之強記成左癖之
洽聞倚歌聲而歷落環咕嗶以續紛故不藉神火之功
不借夜珠之力不矜豹髓之竒不侈蘭膏之色惟茲宵
行助我學殖風吹不滅勝燃金枝綠桂於軒中露洗還

明如燒西漆南油於几側庶饒經濟宜人行見文章報
國若夫顧歡燃糠以讀書畢誠蕤薪而攷政沈約滅火
猶嗟匡衡鑿壁自詠江泌則與月相隨孫康則藉雪爲
映皆志切典墳而苦乏燈檠然而雪月有時潛輝薪糠豈
堪助講或煩母而或乞鄰誰識韓而誰說項孰若腐草
之身竹根之客其狀星星其芒奕奕傍桑硯而委迤入
董帷而遷易紛披江淹之管彩奪蟬紅點染薛濤之箋
光爭蝨碧也哉他如聚以紗籠撲將羅扇嘆平津之逐
行唾景華之放見笑却馬之不經疑避兵之非善縱有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賦

平吳藝文志

取資數端何如來照萬卷迨乎濡毫畫省染翰木天繡
緗帙於蘭臺兮太乙送青藜之焰啟錦贖於芸閣兮彤
廷歸蓮炬之煙觀結樓兮四照談刻燭兮千篇蓋由
聖人御宇賢吏同心刻東箭鑄南金羅鷲鷲採瓊琳文
治覃敷士類 恩光普被儒林瞻雲就日獻頌矢音又
何有於秋螢之競掇而練囊之偶擒

乞釋舅獄連珠十則

有序

彭祖訓

竊讀漢史霍譖少爲誣生有誣其舅宋光安刊章

文坐繫洛陽譖時年十五奏記大將軍梁伯夏

商

大將軍高其才志立奏原光罪舉請孝廉其奏記
畧云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人心不同至
於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請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
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
弟徑路平易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
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冒死禍解細
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豈可爲哉明將
軍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畱神曉察必有于
公駟馬之福和氣立應讀此奏深歎霍叔智至性

藹惻才學膽識得自天授而丞相雅量明恕聽及
童言憐才如此其甚也訓棘人也少喪兄弟慈愛
早背老母繼逝舅氏余弘毅授以學辛酉叨幸中
式舅常誠以體貼孝廉二字保身愛日爲孝樂道
安貧爲廉蓋無刻無念也本年三月天新雨村莊
農忙二十一日夜半捕卒紛綸冒雨遠集奉憲
檄拘逮弘毅時聞奔赴不解何由家人號啼嗷嗷
弘毅慷慨就繫無幾微怨尤介於顏面臨行惟云
會試期近宜努力勿爲毅慮毅生平無虧心逆理

事此行父母孔邇披雲有日自不至作獄中冤鬼
訓聞斯言中腸如割恨不能身代也可憐年周花
甲鬢髮皓然歷來命蹇飄零萬苦晚乃娶婦生子
大者方六歲小者四歲既無緹繫上書之女復鮮
吉殤代死之兒僅一甥訓年三十有一較倍霍譖
而才學膽識曾不逮其萬一又終窶莫助待哺嗷
嗷何所依訴恨我不爲男子無以救舅氏之難每
詠斯語不覺涕泗之橫集也幸賴慈佛宰世壽
考作人樸樸宜豈弟之澤槐棘彰平恕之治天下
無冤民民自以不冤今其時矣縱負夙誓尚邀下
車之泣倘隣非罪寧惜解網之仁但恐農時訟停
歸結有俟囹圄炎天需滯時日一介寒微飲食何
給此烏鳥私情所爲鬱結無從也爰託連珠之體
用代泣血之言漢中守之陳情是所擬也西平侯
之辯枉伏有望焉

蓋聞生肅相循天道以好生爲主德刑并用聖治以尚
德爲歸是以弼教明刑庭堅惟有執之一策御寬臨簡
放勲無妨宥以三聞

蓋聞懸三尺之條懲惡所以勸善開一方之網棄舊乃可從新是以辭鷹鷂而居鸞鳳仇香以德化民刺猛虎而斷長蛟周處爲善愈力

蓋聞覆載無私大人可以造命日月所照仁者惟能救人是以以上聖如永居心鑑平平而無辭簡核正士凌雲履世養空空而不礙遊行

蓋聞法立知恩武侯以大德不以小惠寬乃濟猛定遠總大綱必宥小愆是以罪難逃三刺將母同未免葫蘆情不合五刑莫須有原非鐵案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連珠

聖朝文志

蓋聞爲法受過春秋志尊親之諱獲伸以理九五垂中正之聽是以貽親以不慈之名忍死究非至孝俾君無拂諫之實婉救乃爲純忠

蓋聞納履瓜田實有難明之形跡折柳樊圃所貴早辨其嫌微是以苴仁連軫馬新息難回世祖之疑檜樹題詩蘓端明幸庇神宗之鑒

蓋聞走兔來投義士釋窮途之厄神鳥飛集上天壽祥刑之仁是以死者尚求其生歐崇公子孫極盛抑者必得其直于曼倩門第自高

蓋聞瑞雪平鋪無非天地之德寸雲淡掃難遮日月之明是以三妻本皆無父第五倫何自第翁遺孤原未有兄直不疑焉從盜嫂

蓋聞行人得牛雖有災而無妄塞翁失馬謂非福兮焉知是以陳梁王之書鄒陽卒爲上客傳夏侯之學黃霸無媿名臣

蓋聞蹈水火而號救惟至仁始爲動心墜崖谷以節呼非巨力誰能授手是以董江都對策漢廷雷心觀至德之化韓昌黎上書相府託身依大賢之門

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連珠

吾西 藝文志

心箴

宋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在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段弘古墓誌銘

唐

柳宗元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濩落不事產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抵

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義聞其名求見大懼畱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前拾遺張宿一作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又南抵好義客州扶風竇羣塗過桂林守舊知君拒不爲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直隸澧州志林

卷廿三

箴銘

墓

藝文志

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爲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爲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爲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某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側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遊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陞

古三愛銘

正德間門

以舊出石碑一通曰三愛銘

銘曰揭之三愛名循名實易究彼物夥以繁維松堅且

壽霜稜在刻刮蟲嘴難罅漏曉陰油幙動夜響瑤琴奏
自保節目剛孰啗根幹瘦廣廈欲勿歆良材此須購橙
爲土所宜秋殺乘氣候纍纍弄圓實菌菌觸頸脰巢空
鳳卵危陣合金椎鬪瓜開冰雪泮牙咀密館酒論香友
蘭菊定品奴橘柚昔嘗遺禹貢今乃入君園新取薦廟
結亡媿旅邊豆梅亦號佳尚卻立相同筵勇敢羣陰力
巧將雲葉揉東風動地來花草爛絺繡采采餘空條祇
益娛稚幼我獨抱純潔先春已明茂及爾登時果味愈
醴漬漚廟堂烈羹鼎神物常護祐或以遠見珍鹽醢卽

直隸澧州志林

卷十三 銘

藝文志

同糅愚於此三者旣愛仍勉懋窮冬縱雨霰一日來須
又盡令徹軒窓拂使斷屋雷四面圖披拂雙瞳免區霧
往往携賓游相與竭醇酎因思向埋沒 若時命 賞
識匪我逢幾不脫薪樵循實昔日然勿以斯言取
御賜松花石硯銘

清張明先

江曰松花山名砥石水鄰鴨綠地近長白毓瑞雲根萃
精海脉竒石乃生厥紋青碧理密而堅色光以澤
帝命採焉是刻是畫製爲方硯出自鳳掖以資備臣式
資篇籍彼出岩山鶴眼則赤歛溪金星柳州龍壁取用

至今盈千累百孰若茲硯遠邁古蹟混沌甫開巨靈初
擘聖澤宏深天顏咫尺玉署揮毫衙門鎮宅貽之爲田
世守無斁

鏡銘

節婦龔遇燦

寶奩兮端擎圓月兮無聲負局兮容成照膽兮冰清秋
水寒潭兮輸爾幽貞瓊瑤水晶兮遜爾光明溯鼓鑄於
何時猥硜硜其不移噫嘻爾之明尚可鑑也爾之頑不
可醫也

